



我的两个山村

□ 黄家佐

吴运翔：农村科普不下鞍

□ 江志伟



这张照片摄于“文革”结束前一年的9月,后排左二是作者。

我的两个山村,一个在黄山市的西部,一个在黄山市的东边。西边的那个山村,位于黟县、石台、青阳、祁门的四县交会处。东边的那个山村则在安徽的边界上,一抬脚就可进入浙江省的山区。西边的山村,叫作黟县美溪乡庙林村。东边的那个山村,叫作歙县金川乡长春坞。

我与这两个山村结缘已经四十余年。那还是上个世纪的1964年,我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安徽工作。那省里有个特殊规定,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暂不分配具体工作单位,全部下农村,去担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的队员(工科大学毕业生除外)。于是,我就来到徽州山区,经历了长达三年头的锤炼和磨砺。

第一个山村——长春坞

长春坞当年的全名是歙县金川人民公社长春大队。尽管进村之前就有人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那里是全县最穷的山区之一,但是进村以后,长春坞的贫穷还是让我震惊。山里的寒冬可谓滴水成冰,村里的男女老少几乎全都穿着破旧的麻布单衣。村民们用十个字概括自己的生活状态:“身穿麻布衣,一天三顿稀。”驻村的工作组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开展这个山村的青少年工作。于是,我就同这些身穿麻布衣的山区孩子们成天泡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教他们唱歌,给他们说笑话,讲故事,当然,还得组织他们学习中央文件。几个月下来,我渐渐喜欢上这些吃苦耐劳、性格开朗的山区孩子们了。每当我艰难而笨拙地站在陡峭的山坡上,同这些山里娃娃一起干活儿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那一双双挥舞铁锤的胳膊,一副副挑着石头的肩膀,一张张朴实可爱的笑脸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起城里的孩子们,也许他们正在父母面前淘气、撒娇呢!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



这张照片按照当年旧照片的阵容拍摄,可惜的是原先照片前排左三和右二的那一对亲兄弟已经去世多年了。

望——写一部作品表现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可当时我初出茅庐——心有余而力不足。

十年以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的长篇小说《新来的小石柱》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向全国,小说主人公——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小石柱,深受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爱。上海的一家电影制片厂决定把小石柱搬上银幕,并由副厂长领着主创人员到安徽深入生活。在我的鼓动下,电影厂的一行人,由我向向导,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奔赴歙

县金川人民公社的长春大队。整整十年未见山里的乡亲们了,越是往山里走,我越是心潮起伏,兴奋难抑,可是进村一看,眼前的长春坞还是那么穷,乡亲们还是“身穿麻布衣,一天三顿稀”。我很沮丧,电影厂的主创人员似乎也失望,但摄影师还是在山坡上为正在干活的十几个老乡拍了一张集体照,背景是一片无精打采的玉米地……

“文革”终于结束了。改革开放终于开始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新的时代过去了十年,又一个十年,再一个十年。从长春坞陆陆续续传来一些让我惊喜的信息——

“老黄,山里的生活好啦,翻了一番,还拐了一个弯儿!”

“老黄,公路已经进山了!你可以坐汽车从县城一直开到长春坞啦!”

“老黄,现在我们家家都有彩电啦,能看几十套节目呢!”

“老黄,长春坞家家通上电话啦,我家的电话号码是……”

初冬时节,我重返长春坞。往山里走,又是心潮激荡,兴奋难抑!这

同是偏远的山区,但庙林大队社员的生活显然好于长春坞。如果说长春坞的社员是“身穿麻布衣,一天三顿稀”,那么庙林社员则是“棉袄身上穿,一天三顿干”。不知为什么,当时的庙林人嚷嚷口粮不够,可就是不爱吃稀饭。在这拥有六个自然村、近一千人口的生产大队,我生活、工作了九个月,身边又有了一批新的山区朋友,庙林的经济状况好于长春坞,我开展的青少年活动内容更丰富,规模也大得多。在一个盛夏之夜,全大队举行文艺会演,各生产队的年轻人举着火把,从各条山路上往大队部走来,好似一条火龙在山间蜿蜒游动。天上繁星闪烁,地下火龙游舞,那场面,那意境,令人心潮激荡,至今难以忘怀。

去年仲秋时节,我重返黟县美溪乡,庙林给了我一个大惊喜!这儿竟然已经成为一个美妙的风景区,一个继本县宏村、西递之后的旅游新景点,被省外游客誉为“三十里水墨画廊,华东第一瀑布群”。尤其令我惊讶的是景区首期开发是村支书带领村民自筹资金完成的。这位支部书记叫王国华,很年轻,高中毕业,曾在上海某港商手下工作过两年,会开汽车,会使用电脑,其熟练程度令我汗颜。王国华的父亲是我当年身边的少年朋友之一,那时才十六岁。我在庙林的那一批青少年朋友如今都已六十开外的人了。虽然一个先后进入老年,但人生状态都很不错,其中还有几位佼佼者。当年的团支部副书记,一个胖乎乎的山区姑娘,如今的白发老太太,她的儿子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已经成为北京某大学的研究导师。当年的一个经常向我问问题的黑皮少年,自学成才,从赤脚医生奋斗成为一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儿科医生。他教女有方,三个女儿分别上了大学,大专和中专。当年的一位挺聪明的帅哥——某村的团小组长,他锲而不舍,克服重重困难培养儿子,终于使孩子成了一名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乡村企业家。还有一位当年山沟沟里的英俊少年——《新来的小石柱》的生活原型之一,如今则是一个老当益壮、精力充沛、勤劳致富的劳动能手……

我手头留有一张老照片,那是1966年初春,《徽州报》的记者汪扬同志到美溪采访时,与我在打鼓岭瀑布前的合影。我们的身旁站着一名矮矮胖胖的男孩子。这男孩儿后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农村干部,先后当过十五年的村长,十五年的支书,还是两届县人大代表,两届县党代会的代表。当在这位老兄弟面前夸奖美溪庙林新景象的时候,这个小老头儿却显得颇理智、颇冷静:“黄大哥,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不过农村发展不平衡,我们这儿也一样,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新的难题还在前头咧!”

即便如此,我也要祝福美溪庙林,祝福他们不断破解新难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断迈上新台阶,不断夺取新胜利!

安徽省休宁县“中国科普志愿者”、高级工程师吴运翔以绝对高分、安徽榜首和黄山唯一的佳绩,在由中国科协和国家财政部联合举办的“全国农村科普带头人”评选活动中,荣获“全国农村科普带头人”的光荣称号之后,一直坚守在农村科普第一线,忙忙碌碌,乐此不疲:12月10日,他应邀参加了中国科协“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芜湖举办的2008年年会,并作了题为《发挥生态优势,加快有机茶产业的发展》的主题发言,引起强烈的反响;12月12日,年会会场的发言看台,吴运翔被安排在首位,随着“吴运翔”三个字在全国22个省份的66名与会专家就在吴运翔的带领下,走进“中国有机茶之乡”休宁县的黄泥潭有机茶示范基地与黄山脚下的汤口有机茶展示中心,参观考察,好评如潮;12月14日,吴运翔携着他刚刚出版的第十四部科普专著《松萝传奇》来到万安镇松萝山茶的茶农中间,送书上门,科普到家……

吴运翔是1955年从合肥林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休宁县工作的,从技术员到高级工程师,从科协主席到县长助理,直到从工作岗位上下退下来之后,全身心地献身于中国科普志愿者事业,更是马不停蹄、人不下鞍、荣誉等身,主要有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专家服务团团长、安徽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副会长、国家林业局有机茶标准示范区专家组组长、江西井冈山市政府、四川广安市政府、辽宁阜新市政府和安徽休宁县政府等特聘农业技术专家高级顾问等。

无论是在休宁县科协主席的岗位上,还是以“科普志愿者”的名义,长期以来,吴运翔已相继在休宁县的农村科技结合试验区、科技示范镇、有机茶研究、食用菌研究和金佛山开发等五大农村科普领域,成为第一人,当了带头人。而在全国的农村科普活动中,他先后应邀参加了“科普列车老区行”、“科普列车西部行”、“百名专家进百家”、“百名专家进阜南”、“科技大王进广安”、“科技大王进边陲”、“科技大王进冈”和“科技大王进仪陇”等8次国家级大型科普活动,科普服务区域达12个省,48个山区贫困县,行程达3万多公里,在田间地头为各地农民作科普报告达100多场,为农村科普撰写了《有机茶开发指南》、《松萝茶研究》、《林区药用动植物》、《菌类研究》、《牛蛙养殖》、《香菇研究》、《山区特色经济》、《林业论文集》、《耕耘集》、《金佛山考察记》、《松萝传奇》、《松萝茶诗词集》等14本农村科普著作,计120多万字,并由他撰写的这些科普图书4000多册免费赠送给各地农民朋友科技致富。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所有这一切,吴运翔都是以“中国科普志愿者”的名义免费为农民们服务的。据粗略统计,近三年来,他为农村科普活动支出的总

经费已达366多万元。

在国家科协主办的“科技大王进广安”大型科普活动中,四川省广安火车站出口处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为了那次“科技下乡进广安”活动,吴运翔不顾自己年过花甲,尽量多地随身携带着20块科普展板,300本科普专著和有机茶展示样品等,共62公斤的这包那箱,全靠吴运翔胸前的挂、后背驮、左手拎、右手提地艰难地往广安出站口,就被检验员以“随身携带货物超重”为由而阻拦。吴运翔只得卸下单包,包物,从口袋中取出中国科协等单位的活动通知,边递给检验员边解释这些箱、包里的东西都是无偿献给广安人民的科普物品。话音刚落,检验员就立时露出笑容,不但迅速放行,而且还边感谢道边帮助吴运翔将箱、包复位迈步出站。

全国第一部有机茶地方标准就出自吴运翔的手中;吴运翔等专家在参照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LFOAM)制定的有机农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休宁的实际情况加以细化之后,制定诞生了我国意义上的第一部关于有机茶的地方性标准(规程)——《新安源有机茶开发技术操作规程》,落实了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农业标准化的重要论述“没有农业标准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食品安全保障”的指示。国家标准委常务副主任王忠敏先生对于休宁县有机茶标准化示范区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休宁县有机茶标准化示范区,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各项考核达标,并以高分通过专家组验收,为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带了个好头”。

吴运翔的农村科普志愿者工作,一直坚持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原则,注重桥梁纽带,组建科普网络,帮助重点产区乡镇组建了11个有机茶协会、8个食用菌协会、2个科技实验站、6个科普示范基地,并培育了609户科技示范户。其中,由吴运翔先后领办过的26个农村科普协会(合作社),曾经33次受到省、市及中国科协的嘉奖;按照“协会服务实体化,农村科普产业化”的思路,先后兴办了18个经济实体,帮助贫困山区3600多户农民脱贫致富,使茶农每年增加收入达1000多万元,为休宁建成“中国有机茶之乡”做出了贡献,被黄山市委、市政府授予“中国黄山十大经济人物”光荣称号。

吴运翔表示:做一个中国科普志愿者,做一个农村科普带头人,必须永远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永葆创新思维,坚持广收并蓄,恪守终身学习,永葆带头态势。

现在,吴运翔正在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12月15日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决心再接再厉、科普带头,以无愧于“全国农村科普带头人”的光荣称号。

怀念恩师程亚君

□ 方燮鸿

去年7月,恩师程亚君的女婿邵竞源先生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明年是岳父诞辰88周年,我们打算为他出本集子,以告慰他在天之灵。你是他的弟子,打算请你写篇纪念文章,你看如何?”我当即回答:“应该,完全应该!”近日,他女儿程冬妮女士和丈夫同时来电话,再次谈此事。我说稿子写好,还须斟酌一下。因我深知自己笔头十分笨拙,但无论多么笨拙,这个任务非完成不行。要不,成为我的终身遗憾,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恩师与我缘何认识?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用恩师自己的话来讲,是“我俩有缘啊!”

1984年,安徽省歙县县委举办《纪念浙江逝世三百廿周年,黄宾虹诞辰一百廿周年》大型画展,国内外名家云集古城,其中,有革命前辈吴立奇、章士钊、程亚君;学者名人许士骐、过旭初、汪世清等徽籍前辈,真是盛况空前。恩师在看完大部分作品之后,拄着拐杖,久久地伫立在拙作——挂在展厅出口处的一幅小小的且无印章的《浙江观瀑图》前,并自言自语:“怎么没有印章?”在旁的汪观清先生告诉恩师:“他是一位民办教师,收入低微,哪有闲钱买印章呢?”恩师听后感叹道:“一个农村民办教师,能画出这样的画,不简单啊!”接着又对县委领导同志说:“我一定要见见他。”第二天,我接到公社通知,急急赶到县城,在太白楼见到了恩师。一见面,恩师便紧紧握住我的手,笑得像一尊弥勒佛。恩师连声说:“画得好!用笔老辣,字也写得好。”接着,详细地问了我的年龄、工作及家庭情况。一个未见过大世面的乡下佬,能得到大名家的赏识,自然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当时,我仅仅知道面对着恩师,连声道:“谢谢!谢谢!”

午餐时恩师还把我介绍给同席的富华、邵洛羊等画家。身边画家汪观清提醒我:“亚君要收你做徒弟,还不赶快叫老师?”我激动万分,立即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并恭敬地喊了声“程老师您好!”同席的画家见到此情此景,有的点头称是,有的鼓掌叫好。您再三嘱咐我到上海作客,并给了我

云鹏和黄柱画的壁画,参拜了苏州西园、杭州灵隐、南海普陀、安徽九华等名寺古刹的罗汉、菩萨,以及翻阅古籍中的佛像。在创作过程中,对众多人物的形象、动作、表情等刻画,虽然心中有数,但如何组合他们,使之形成有机的整体,达到通幅贯气,却陷入困境,以至彻夜难眠。

第二天,恩师忘了自己年近多病,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带你出去看看外面精彩的‘大世界’!”我感到不好意思,可恩师却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牵着我过马路,照应我上下公交车,到赵宏本、顾炳鑫、丁文光等著名画家府上去拜访。恩师还着重将我介绍给画院里的方增先、张桂铭两位大家,使我有幸聆听他们的教诲。方增先还当场展纸挥毫,演示给我看,并赐了墨宝。张桂铭也因我以《钟馗嫁妹》相赠。显然,恩师的用意是希望我得到多位名家的指点。

恩师还领我看了几个画展,看画展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心,不要把眼睛看坏了!”他是要我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提高理论水平和鉴别能力,认真识别作品的优劣。

在恩师家,他还给我看了自己的藏品,诸如清“四王”、黄宾虹、丰子恺、林风眠、沈尹默、唐云、陆俨少等大家的真迹。恩师见我喜上眉梢,大开眼界,风趣地对我说:“燮鸿,你这条山坑鱼游进大海里来啦!”

这“授业、解惑”之恩,我怎能忘记? “因缘相见”和“上海之行”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几十年,在艺术道路上我是在没有头绪地摸索之中的话,那么,此后,我就找到了一条宽阔的平坦大道——

1989年我转正后便计划创作一幅《八百罗汉云游图》,并着手陆续准备素材——一度去歙县小溪丛林古寺和歙县七里头坐僧庵,临摹了明代画家丁



山呈春色 李友好作

画相反,应大步走向社会、走向人民,走向自然。“敢言天地是吾师。”我手珍藏着1991年的一份“义勇救灾的请柬”,就是有力的明证。大画家谢稚柳评价恩师的画:“笔劲苍润,彩墨交融,面貌一新”,“新安之后,堪称继起。”恩师可谓德艺双馨。但恩师从不居功自傲,处处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陈毅元帅给恩师起的笔名“轴子”的含义是,要像轮轴带动其它转动的零件一样,将广大人民群众带动起来,您努力实践了,并且做得非常出色。

恩师的言行为我树立了榜样,在他的言行感召下,我坚持一边教书一边作画,除了提高教学质量育好人,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教学论文外,还创作数百幅作品。1995年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享受了应有的待遇,生活过得相当充实。试想,当初如果不是恩师指点迷津,今天的我又是什么样子呢?那就很难说了。

人物画要有个性,山水画同样要有个性,艺术要讲究个性。这是恩师常对我的话。为了铸造自己的个性,我每都要“出去”走几次。

我游了皖浙许多名山,十多次从不同方位登

上可以与黄山媲美的安徽第二高峰——清凉峰,饱尝了酸甜苦辣咸。清凉峰为国家自然保护区,景色壮丽非凡,为许多人所向往,可真正登上绝顶的人并不多。究其原因,是由于它地跨两省三县,歙县这边尚未开发。那里山高林密,上仰壁削千仞,下俯谷深壑险,天气变化更是喜怒无常……我也曾因遇险阻而产生退却念头,但想到恩师的教导“不深入生活,岂能得创作之本”,我顿时信心倍增,继续攀登。一登上峰顶,那一览众山小的欢悦心情,则溢于言表。

清凉峰的“尊容”面目各异,各各不同。当我由北面绩溪方向攀登,径经“欲饮锁钥”——“江南第一关”时,站在关上俯视,只见那用条石铺成的、或依山凿就的石阶宛如长蛇蜿蜒在陡峭的石壁上,石阶外是深不可测的山谷,唯闻谷底水声如雷鸣,顿感毛骨悚然,同时感慨万千——我们的先人,昔日的徽商,就是从这条险道上担着茶叶,徽墨,蜜枣……去苏杭,漂两广,到南洋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弘扬这种“徽骆驼”精神,为进一步美化黄山而竭尽绵薄之力呢?